孝經衍義

九十一之九十三

漢書門
類 九四七一
號
函 七
架 三〇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函 九四七一
冊 三〇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1
冊數 30 (28)
函號 299 12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孝經衍義卷九十一

士之孝

敬親

韓延壽嘗出。臨土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

浅草文庫

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名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

臣按門卒。援經義以釋騎吏之罰。因以自達於延壽。能錫類矣。知賚敬矣。不愧其爲諸生也。惜乎班史不著其名。

陸續幼孤。仕郡戶曹史。太守尹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有興名。徵詣廷尉獄。續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續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史卒。通傳意氣。名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主人之舍。續母果到。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盡赦興等。

臣按續母於切肉斷葱皆教子以敬續於見考苦毒之際對食悲泣知母所自調和其不忘敬可知也

袁閎少勵行操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

臣按閎以門族貴盛時世險亂以是自全其徒行省父東向拜母亦所以致其敬也

徐穉子胤字季登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

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困
窶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李曇字雲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
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
四時珍物先以進母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及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事繼母
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
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
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奇
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殺雞爲饌林宗
謂爲己設既而以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孫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
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
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
草不顧

魏管寧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四時祭祀輙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奠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

邴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美其不孤二則美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吾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晉王裒字偉元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哀號涕淚柏樹爲之枯母畏雷母沒每雷輙到墓曰裒在此及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並廢蓼莪之篇京洛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欲渡江東

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
爲賊所害
庾袞少履勤儉篤好學問事親以孝稱袞諸父
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
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
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
志也父亡作笳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
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服
終喪居於墓側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自責曰
余廢先人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
三十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
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後登天
頭山田於其下及將收穫與子畋下山中途目
眩瞀墜崖而卒
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
不孝汝今年餘二十自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
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

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遂不仕。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江惇。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乃若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

鄧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

龔壯。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

能復仇。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終身不復至成都。

沈勁。父充。與王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耻。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遂遇害。

臣按勁之致命遂志。非徒忠於王室。亦所以幹父之蠱。可謂敬矣。

劉驎之。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

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閒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菓供賓。冲勅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

羅企生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桓元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援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孝子。一門之中。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元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

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至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元聞之。大怒。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稽康。稽紹爲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喬智明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汜毓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

范宣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居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

南史。沈顗幼清淨。有至行。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事母兄孝友。徵拜並不起。顗素不事生產。逢齊末兵亂。與家人并食而食。或有饋其果肉者。閉門不受。惟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不改其樂。

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終不忍復還。鄉人爲

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泫。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楊州辟從事史。月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以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受。母本側庶。籍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

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海虞令。縣祿惟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甦。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常如

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字也。年四十餘。未有昏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掛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鴝鵒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吉翀。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

逮詣廷尉。豹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豹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對曰。因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惟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奈何受人教耶。帝乃宥其父。丹陽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居鄉舉充純孝。豹曰。異哉王尹。何量豹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豹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祖母患癱。恒自含吮。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臣按童孺而能盡禮。此其敬之生於性者也。其長者之行。能使草竊革面。豈非不敢慢人之心。有以感之者耶。

朱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隱迹避人。惟與同縣孔顗友善。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衣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

沈麟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作竹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致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臣按百年之引卧衣去體。可謂不欺死母。麟士之傷手涕零。亦庶幾知敬慎全歸者也。

顧野王。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

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臣按野王官至光祿卿。時方爲臨賀王記室。其事則資父事君之義備矣。故入士之敬親。

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音經。

臣按侃惟知觀音經之妄。誦者之非。其日誦孝經。猶辭而闢之云爾。如曰擬之。近於不敬矣。此史筆之失也。

岑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

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命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之敬剖釋縱橫。左右莫不嗟服。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輙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

北史李謐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畧曰。竊見故處士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數之術。尤盡其長。詔曰。謐屢辭徵辟。守志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謐曰貞靜處士。幷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子士謙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嘉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輙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

趙逸。兄温。温子琰。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遷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臣按此亦終身以喪禮自處。恒於敬者也。

陳奇少孤貧。而奉母至孝。愛玩經典。志在著述。註孝經論語。頗傳於世。

劉獻之。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

李鉉。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用心精苦。年二十七。歸養二親。教授生徒。

樊遜少好學其仲兄以貿易爲業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

郭文恭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臣按文恭孝思老而彌篤其晨夕拜跪跣足負土有恒敬焉七十之年而其筋力猶能如此敬之至而忘其勞矣

唐賈循父會有佳節常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廉孝徵君

李知本涉經術事親爲至弟知慝雍順子孫百餘凡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王義方孤且窶事母謹甚舉明經詣京師客有

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之。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母喪。隱居不出。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亡。數殞絕。繼母曰。爾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

趙彥昭。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元萬頃。孫正修名節。書判第一。名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賊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

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

臣按不汙賊而死。敬身之大者也。賊利正名。而正亦無愧於名矣。

蕭頴士。父旻。以莒丞抵罪。頴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頴士方父喪。宰相李林甫欲見之。不詣。林甫常至故人舍。邀頴士。頴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

宋呂大鈞轉運司從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凡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燦然可觀。關中化之。

穆修。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祀不用浮屠爲佛事。

郜雍執親喪。哀毀盡禮。

王樵。淄川人。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

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自稱贅世翁。惟以論兵擊劍爲事。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敬矩耿望。求滅遼復仇。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還。謂之繭室。

王庠父夢易攝興州。爲部刺史所中。鐫三秩罷歸。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思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註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歎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中。應能書爲首選。上書論時政。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中。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太學考定爲天下

第一。詔旌其門。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株合爲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

趙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

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値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

臣按生朝哭廟。與夫不羞肺食兎。此親愛結心。而崇恪表迹者也。

郝戴。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戴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塚。人有助之者。使寘土塚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上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旣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戴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戴

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

李侗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

歐陽守道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䁥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隣媪兒無不歎息感動

蔡定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年籍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大辜墮囹圄每詣府號愬請代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府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愬父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

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

戚同文。楚丘人。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卒。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蔡沉。少從朱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沉父名。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潛心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始從元定謫道州。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歿。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陸九齡。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從父兄講學益力。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九齡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

之內嚴若朝廷。

弟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誡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陳烈。侯官人。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里中敬之。冠婚喪祭。請而後行。

金。蒲察琦。襲謀克官。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崔立之變。琦至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元許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

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

劉健。父濬爲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間。爲江西賊王善所殺。健亦被獲。以死拒賊。善義之。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冦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

孫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

吳澄。嘗敘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以上士之敬親。

士之孝

事君忠

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程頤傳曰。聖明在上。則懷才抱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旣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於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於王也。古者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

孝經衍義卷九十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臣按易合萬象。爲例非一。四雖近君之位。然國之光所及者遠。天下之士皆見之。故皆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名位雖卑微。其中心誠欲近君也。夫子於觀四發尚賓之義。賓者。周官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蓋以鄉飲酒之禮。賓賢才也。鄉之秀士。或用鄉遂之吏。故比長之卑也。亦一命之士矣。而其不安於小成者。升之國學。故有鄉所論之士。有司徒所論之士。有樂正所論之士。則國子亦在其中。至於政官之所論。則諸侯之所賓禮而貢於王者。亦在其中矣。諸侯嗣立。亦以士服入見天子。故本義兼朝覲仕進爲說。然則觀國之光者。豈必居近君之地哉。惟其國之光所及者遠。所以士之願忠者衆也。然而司徒之所教以孝友。樂正之所教以孝德。經曰。事

父孝。故事君忠。蓋始於爲孝子。終於爲忠臣。其間則自卿大夫以上。至於天子。皆賓之矣。士其可不自貴重也哉。

書。立政。庶常吉士。

蔡沈傳曰。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臣按漢孔氏釋多士。則曰殷大夫士。唐孔氏云。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簡迪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吉士而已。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此篇既條列內外大小之衆官。而總之以庶常吉士。蓋有常德之善士。是即成德之彥也。文武之時。恒儲養此士。以爲衆官之選。或有其才而未任之以事。如三俊亦補三宅之類是也。又公卿大夫皆出於樂正所造之士。古之官材者。從

微至著其命數自一至九亦以累加未有
驟至通顯者然當其爲士而其能勸相國
家先王已灼然有見其然也蓋亦從本原
之地而觀之耳何者孝爲吉德反是爲凶
德吉士者正以其有吉德而命之也故克
家之子必爲勸相之臣矣

詩大雅文王篇名其三章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臣按公羊傳世卿非禮王制大夫不世爵
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
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
故位故此詩言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毛
傳以爲世祿蓋經文指言士嫌於卿大夫
亦世也孔氏因箋有世世在位之文遂以
世顯之人爲諸侯公卿大夫以古之正法
言之雖諸侯嗣立亦以士服入見天子王
朝公卿大夫之子弟則皆樂正所造之士

也。蓋未有生而諸侯公卿大夫者。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亦公卿大夫之總稱。所以然者。正緣公卿大夫。由士而升進耳。故士相見禮賈公彥云。新出仕。以士爲先。後更有功。乃更升爲大夫已上。故以士爲總號也。多士之心。願生多士。此其公忠爲國。與共休戚。猶之頌其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永錫爾類之義也。自文王之身。則以世顯之多士而寧。自文王在上之靈。則又以世顯之多士。所願生之多士而寧也。

禮記曲禮。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臣按士。微也。微者而得以貢獻於至尊。此猶之子弟之獻其父母。若宗子矣。然其禮節之間抑何謹也。註曰。起敬也。得古人教忠之大法矣。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故教忠必自敬始。不敬。則無所不爲

矣況士當進身之始乎。

內則四十始仕。方常也。物事也。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從君。不可則去。

臣按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呂氏曰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然則所治者雖小事。而出謀發慮不過乎物。必揆之於理。合從否去。不苟爲祿仕。必度之義命。此其所以爲精白一心也。

表記子曰。唯唯當爲雖。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

臣按自卿大夫以下。莫不受命於君者。故以雖字發辭。言天子亦不自專也。府史胥徒之屬。不得受命於君。則士之所以不得自卑也。事君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不惟其以從君之命爲忠也。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承之也。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禦之也。若始仕之時。不知此義。依阿苟且。以至於公卿大夫。則無望此矣。故君子甚重乎其

始進也。

射義。士以采蘩爲節。

陳澔集說曰。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事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士之射。以此爲節者。所以樂不失職。

臣按臣道妻道。皆無成而代有終也。故取采蘋采蘩之二詩以爲卿大夫士之射之節。然采蘩者。諸侯大夫之詩。而士取以爲節。故古註斷章以爲是被首飾之僮僮。疎敬也。

夙夜在公事也。早夜在事之謂也。張官設府而爲卿大夫。則可以自爲政。但修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則可以爲節。在士則亦惟敬以從事。是謂不失職而已。此循法與不失職之分也。

周禮。天官冢宰。宰夫之職。三曰司。上士。中士。掌官法以治目。每事各有成法。如綱之有目。四曰旅。下士。掌官常以治數。謂當纖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

臣按此宰夫所以別異入職以備王之指斥呼名也六官之屬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雖轉相副貳而皆王臣也則各有事君之義焉修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所以盡其忠也其或不共則邦有大刑雖府史胥徒且不得而假免況司旅乎

夏官司馬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臣按卒長族師也兩司馬閭胥也伍長比長也然則天子六軍之中其卒長足以當列國之軍將矣但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已哉其有討於諸侯也名位義數已足以震讋於人而其人固皆德行道藝之所賓舉有勇知方之士也此王師之所以無敵也若夫戰隊無勇非孝也則不得獻之爲賢能而加之一命再命三命矣此官之制所以在乎平日則司徒所升司馬論

之。及徵發。則司馬所選。司徒教之也。士不素具文武之畧。雖膺一命。亦難言不失職矣。

司士。作謂使之也。士適四方。使爲介。

鄭康成注曰。士使。謂士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天子之士。來歸脤。

臣按使以不辱命爲忠也。然使其所當使斯可以受命而行矣。然則石尚歸脤。蓋無貶辭。不與劉夏逆后爲一例也。

儀禮燕禮。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此是士之定位。

羞膳者。與執幕者。皆士也。

臣按士賤職褻。在於燕禮。則不待君揖入門。徑即定位。其與於執事。則羞膳執幕。然其自始至竣。君能逮下。臣能尊君。君臣歡洽。不忘恭敬。於是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者。必在於忠矣。

聘禮。宰命司馬戒衆介。士也。衆介皆逆命。猶受命也。

臣按賈公彥以爲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

者故不敢辭非也周禮秋官行夫下士也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蓋亦有時無擯介而單行者不聞其君有命而敢辭也然則不辭者非關副故也且乘傳騎驛屬有他故不以時至必達王命士卑故不敢辭勞辱也況於爲介乎士固以不避遠不違難爲忠也

左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鄭大夫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車轅以走子都闕字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庚辰傳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隱公十一年

臣按禮言戰陳無勇非孝也考叔舍羹遺母感悟莊公當時君子稱其純孝伐許之役率先登城可謂明於大義矣爭車挾輈疑於勇而犯上其忠固不可及也子都非人哉乃以私憾殺國士幾誤乃公事也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

昔吾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僖公十年。

臣按周官有山虞澤虞。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其職。若大田獵。則萊除其草萊。山田之野。及弊田。田者止也。植樹也。虞旗於中。致禽而珥取禽左耳。以知獲數。焉。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藪。下士六人。小澤小藪。下士二人。其職。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旌以屬禽。諸侯之國。或殺焉。亦必以庶士爲之也。孟子引此及孔子之言。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是稱其能士。此言守道不如守官。林氏曰。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是稱其能官。能士能官。忠矣。

國語魯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臣按此公父文伯之母所以訓其子者也。
列舉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而以
王后公侯之夫人卿之內子大夫之命婦
列士庶士之妻對舉則士者兼列士庶士
言之列士元士也位卑任輕雖有職事不
廢講習所謂學古入官也計過而無憾蓋
其不愧於爾室屋漏所以不愧於大庭廣
衆也故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齊語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愉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士之子恒爲士
臣按此管子之所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者也其治齊雖變古法要本古意鄭氏士
冠禮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又曰古者
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爲士正引此齊語之
文然則羣萃州居之中則有已事君者有

未事君者。故曰。其事君者言敬。大學傳言
爲人臣。止於敬。敬者。忠之則也。是故其政
之成也。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
如其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
善於家。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
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夫爲
善於家。以至於有終身之功。此經之所謂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盡是矣。
伯國之士。豈遂能然。如其言也。亦足以爲
士矣。

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臣按此所謂仕。如四十强仕之仕。呂氏所
謂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者也。孔疏强
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知慮强。二則氣
力强也。然則知慮强。故可方物出謀發慮。
氣力强。故可以任勞辱之事也。按家語漆
雕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
使之仕。蓋與之十年以長。異於子羔子賤

之屬。其年未及强而仕者也。書以道政事。則其所習者。可以施之於人也。開之自反未是不惑之境。雖已見大意。或於細微處有所未盡。或見得如此。自恐行之不能無過差。故直云吾斯之未能信。是開之工夫學力。在不自欺。不自欺則反身而誠。反身而誠則順親信友獲上。一以貫之。亦習見孔子自不惑至知命。十年中。氣象不同。故有所待也。其所至。豈可量哉。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臣按鄭氏喪服子夏傳。室老。士。貴臣。及禮記雜記。士居堊室。注。皆謂邑宰爲士也。疏曰。孤卿大夫。有采邑者有邑宰。若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則有朝廷之士。又有邑宰之士也。又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疏曰。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禮

義者。總謂之爲士也。學士。謂鄉庠序。及國之大學小學之士。文王世子亦云。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四術。閑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禮。故敬父遂尊祖也。又玉藻居士縞帶。亦謂道藝處士也。然則士者。極其貴。則天子之元士也。諸侯免喪。以士服見天子也。天子諸侯之卿。爲卿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入於王朝。稱士也。此與經之所謂士。適然異矣。邢昺以爲此經戒諸侯之士。而天子之士。從可知也。臣竊以春秋之時。列國皆用世臣。不仕於大夫。則終身不仕矣。邑宰之士。則亦有祿位者。故廣其義。錄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之一條。亦以見人民社稷。不可以不學而理。其害至於必不能保祿位。守祭祀。故夫子以賊夫人之子警之也。子羔之守郕。未知其與此。孰先孰後。而蟹筐蠶績之語。能使不弟之人。勉而從禮。意者其學成之後乎。邑宰之於采地孤卿大

夫君臣也邑事理邑人治斯爲忠矣若學士處士雖無祿位而有保之之理與經義亦可通又曲禮曰士死曰不祿謂士有祿位也若學士則不死而祿位必及之矣處士則有寧死而不受祿位者矣漆雕開學士也後世有隱君子不就徵辟或强起而終辭之者處士也皆得而採錄焉其於愛敬其親固無出處之異也其公府州郡曹掾則亦上從士列蓋雖爲長官辟除非復古之府史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朱熹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朱熹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

心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朱熹曰。硜硜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臣按使不辱命是其忠之見於事者。孝弟忠順之本也。言信行果則如苟息不食其言。亦忠於所事也。夫子子貢。俱見當時士之中。尚有此三等之人。故隱然爲之評論。而從政爲大夫者無之。蓋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可慨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臣按義敬哀皆言思。而致命不言思。蓋變故當前。合死不合死。更無疑惑。然則見危非特見其事勢。亦并見其道。惟有一死而

已。若此時更一轉念。則貪生怖死之念生矣。見得思義之見。却是見其可以取。可以無取。故必充類至義之盡。或辭或受。亦非膠固。若全是不義之財。則亦不待於思矣。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歲。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

臣按司馬遷以賈誼與屈平同傳。以誼之所以自喻見疎被適。懷忠未盡者然也。然而漢文非楚懷之比。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誼之言。要皆可試。帝特謙讓未遑耳。其知誼不爲不深。誼之感帝之知。宜何如報。而蘇軾譏其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哉。且其上疏陳政事。欲有所匡建。在帝之思誼而徵之。夜半前席。歎爲不及之後。則未可謂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也。使誼而依阿絳灌。以任公卿。然後乃吐其忠言。有所匡建。則何異枉尺直尋之見乎。故蘇軾之責望不能深交絳灌者。亦縱橫之術也。誼之事君也忠矣。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臣按仲舒非漢羣儒所能逮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窮理盡性之君子。其孰能言之哉。武帝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廣厲學宮。興廉舉孝。微天人之策。不至此。不負所學。忠莫大焉。事江都膠西

兩驕王。進退從容。不忘諫爭。無愧夙夜匪懈之臣節矣。宦雖不達。以視夫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者。奚啻天壤哉。斯可謂之士矣。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臣按申公。胥靡於楚戊。申公傳。楚太子戊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微賤之人也。轅固。刺豕於竇后。太后好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使入圈刺豕。既以直諒。不能取容於時。暨乎耄年。篤志執節。申公對武帝以不在多言。轅固教公孫以無爲曲學。知言哉。此其憂在於世道人心。而區區之誠。志

其爲賤且老也。二子卽未嘗以忠顯。可不謂忠乎。

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臣按王式授詩王賀。亦昌邑之臣也。與王吉龔遂。俱得減死。其後以諸弟子彊勸就徵。詔除博士。耻爲江翁豎子所辱。遂謝病歸。知其誦說忠孝。深陳危亡。非飾說也。師保救諫。式居其職。固無忝云。

路溫舒。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

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畧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也。又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

臣按溫舒職在治獄。因以納忠。宣帝綜覈名實。其亦嚮於刑名家者。於卽位之初。而進尚德緩刑之說。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指言治獄之吏。正由不敢斥尊耳。原秦之

所以失。而及於方今之太平未洽也。願除
誹謗。招切言。廣籤諫。省法制。寛刑罰。此班
書之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其初舉孝廉。
後舉文學。眞不愧哉。乃復上書願給廝養。
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亦慨然有志於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者也。

杜欽。白虎殿對策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
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
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
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
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
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
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
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取人之術也。臣聞玩
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
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嫉妒

之心與矣。惟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海內長安。萬事是非。何足備言。

臣按班史贊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臣觀其詣白虎對策。問人行何先。則稱經以對。可謂知本。玩色之戒。誠拂心逆指之言。而忠君憂國。不能自已。昭陽禍水。注見正宮闈。君以是終。夫謂之見微。審矣。欽之爲大將軍軍庫令。本由王鳳奏請。然其述周公穰侯武安三事之跡。以爲法戒。補過將美。欲抑損鳳權。不亦善乎。

朱雲爲博士。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弼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年七十餘。終於家。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譏切王氏。終不見納。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

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臣按朱雲梅福皆以孤遠小臣。抗節直言。不避權貴。後世之士。徵折檻之事。傳仙尉之名。而依阿苟從。頑懦鄙薄之風。亦可以少息焉。夫雲之晚節。牛車過從。福之全性市門。君子既嘉二子之忠。而又歎其合於易之所謂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石貞吉也。

宋均。以父任爲郎。調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尚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則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

命种奉詔書入賊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臣按周禮行夫乘傳騎驛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行夫下士爲之公羊傳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專之可也武陵之役均之乘傳奔走斯其職矣矯制立功應經義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數美者均也有焉不亦忠矣乎

元和元年詔告盧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盧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善守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臣按士去廉讓。則無以成名。君舍廉讓。則無以取人。孟子稱伊尹。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伯夷伊尹。孔子皆不爲也。廉讓之風盛。則世道從而盛。廉讓之風微。則世道從而微矣。諺不云乎。仕宦不止。車生耳。出車兩旁。古重較也。卿士之車。持祿固位之臣。恒言奉法遵職。庶無罪悔。主恩甚深。不忍卒去也。聖門斥太師之爲鄙夫。良史題之以巧宦矣。廉讓之士。容收其或未嘗出謀發慮。自見於一時。趨走奔馳。自効於一官。然其難進易退。寡欲易足之風。所以愧厲天下者。必足賴也。忠之屬也。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東觀記曰。均失兄。眷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

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獲視賑給之。其一不屈於郡將。再不詣於司徒。一舉直言。再徵公車。卒以病免。此其素尚有不可易也。

毛義奉檄而喜。爲其母屈。母死去官。徵辟不至。猶斯志也。元和詔書。所以興廉讓抑亦所以勸忠也歟。

魏邴原別傳。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原時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臣按事父義兼愛敬。母之於子。先取其愛。而敬在其中。君之於臣。先取其敬。而愛在其中。夫惟敬父故敬母。愛父故愛君也。經曰資曰移。疏引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

明審爲義。正以此資與移之義。須明審之也。原於此義。究之深矣。故一言以斷之曰。父也。

晉虞悝。望。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爲鄉黨所稱。譙王丞臨州。檄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丞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受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悝望對曰。王敦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乃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不順丞旨。遣望討之。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爲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

臣按虞悝兄弟。並位微力弱。矢報國恩。卒成忠鬼。雖起兵討逆。主之者刺史。而悝忠

於其主。不獨爲其長也。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提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臣按陶潛以親老家貧。則爲祿仕。不堪吏職。不能束帶見鄉里小人。既已再解官。徵著作不起。永初而後。鴻冥龍潛。顏延年誄序。稱曰有晉徵士陶淵明。其不肯屈身後代之意。亦已微而顯矣。誄辭言孝惟義養。

道必懷邦。又曰。爵同下士。祿等上農。蓋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固不必自諱也。卷舒在己。足以供魚菽之祭而已。不然。而三徑之資。復以何爲限。允宜謚之爲靖節徵士也。

梁江子一。侯景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業。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子四。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

臣按子一兄弟。年力就衰。名位未達。而臨危致身。力戰赴敵。子一解肩。子四洞胸。子

五傷脰。並遺體分裂。不得全歸。忠可移君。
道有所在。名立後世。夫何愧焉。

孝經衍義卷九十二

孝經衍義卷九十三

士之孝

事君忠

唐。姚思廉。隋時爲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皆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其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

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之。曰。景想義節。故有是贈。

臣按思廉。太宗朝以藩邸舊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因盡展無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遊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其在隋。表父察遺言。修梁陳二史。及爲著作時。推究綜括諸儒之言。以卒父業。可謂忠孝出於其性。其奮然蒙素刃以伸大義者。又非激於一時之意氣爲可知也。

馬周。初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名之。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職稱。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臣每讀前史。見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不幸早失父母。犬

馬之養已無所施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
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
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輙竭區區惟陛下所擇
臣按周疏首言大安宮墻宇門闕方紫極
爲卑小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
不敢違而四方觀聽者不足願營雉堞門
觀務從高顯稱四方之望以昭大孝又言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避暑
九成宮去京三百里而遠太上皇思感欲

即見陛下何以能逮且太上皇留熱處而
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有所未安又言聖
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
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
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
一代史臣不書皇帝入廟何以貽厥孫謀
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

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凡周所敷奏。動中事會而以輔翼聖孝爲先。常何曰。客。忠孝人也。知人哉。

狄仁傑。初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臣按武后攘竊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定謀。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蓋天下後世。知其忠在於反周爲唐。而觀過知仁之稱。斗南一人之目。自其爲參軍時。已少見其概也。夫以孤雲瞻悵。則思其親。絶域請行。欲

代其友。一致之性。可以無所不通。斯其周旋女主之朝。神人諒之矣。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固掌握中事爾。

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能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有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

結參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全義。詎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耶。將士父母。宜

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

臣按結之議論方畧足以制禦劇賊撫綏疲人杜甫謂得結輩數十人參錯天下爲方伯天下可少安臣觀結之所已試者惜乎猶未竟其用也時議三篇忠誠懇切感動人主出參戎幕挫賊全城丐養歸樊自云漫浪久乃刺州微蘇司業且不見斬陛天下士以浮沉人間老可勝數哉故人主莫大乎勤於求賢而大臣莫先於以人事

君也

獨孤及見時讀孝經父試之曰見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李恒府掌書記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

臣按及所上疏忠憤切直有裨時政其他文亦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治行歷濠舒二州終常州蓋其甫被召而疏陳得失乃曰陛下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

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自非其志於立身揚名。不肯出此也。

吳武陵。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必不得事。有必不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徊姑息。不可謂明。元濟得書。不悟。

臣按武陵一書生。馳辭以遏橫逆之衝。其剖析順逆利害去就之間。何其切也。元濟雖昏迷不悟。固已褫其魄而喪其氣矣。淮西之平。固將相大臣之力。彼武陵之片言。亦足以伸君臣之義於天地間也。

魏謩。徵五世孫。擢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同州刺史楊汝士薦爲右拾遺。

謩姿宇魁秀奇異。以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其
叅軍方厚貶淑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
王者赦有罪。惟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
暴章。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
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
詔改洪州別駕。宗室李孝本。坐李訓事誅死。其
二女沒入官。謩上言。陛下卽位。不悅聲色。於今
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留意聲伎。今又取
孝本女。納之後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
之。帝卽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
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爲拾遺。屢有
獻納。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
以謩爲右補闕。

臣按謩官至宰相。先後諫爭非一事。其議
事讜切。無所回畏。其忠無忝乃祖者也。此
二事。在其始授拾遺之時。剛正敢言之氣。
知其始終不可屈撓者矣。彼專殺無辜。罪
不可原。漁取聲妓。君德之累。所持者誠得

大體又非彈射細故以邀忠直之名也唐書贊曰譽之議論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譽惟念祖故能事君也

宋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違志太祖西幸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大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刼盜論皆死齊賢至治其失人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

臣按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司空致仕其名位事業亦如其少所自期負矣其俛首一第出而佐州抑何留心民隱不懈於位也夫有貴仕必不卑小官有大學必不遺細務也其度量然哉

吳育少奇穎博學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
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
土塚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
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
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
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大
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毋敢縱者

臣按史育性明果所至作教條簡疎易行
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辯
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觀襄城之政其信
然哉必能終始如一也育在二府其父待
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
及出帥永興時待問尚無恙肩輿迎侍時
人榮之其既貴而祿逮養使人有願然幸
哉之慕亦可云孝也

俞獻卿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
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
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

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

臣按獻卿。非獨有吏幹方畧也。其諫救象州守。不使棄城逃死。曰臨難苟免可乎。置守令誠皆若是。是何足憂賊之攻剽城邑。而吏望風遁哉。獻卿非獨自爲忠。又教人忠也。可尚也。史稱獻卿立朝。微卓犖大節。

臣以爲卓犖大節。固已見於此。

張述。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愼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猶激。仁宗終不以爲罪。

史氏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

於國事則喑噎而不言。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

臣按繼統傳重。國之事。固莫大乎此。人主之孝。亦莫大乎此也。述能勉其君以孝。其亦自盡以忠也。

王濟。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

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爲鄉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搆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按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

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由是軍士畏肅

臣按史稱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蓋自其拜監察御史上書言事以至於遺奏猶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誠不愧於斯稱也濟方少時其伏棺號慟恨不能殺賊以報父仇者其忠孝出於性哉其佐州縣爲不撓於守令豪貴而得行其志非夫士之果者不能也

李肅之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圮壞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彊今保障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搆城屋千間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

臣按肅之仁宗時相迪之猶子也一門忠孝天語褒稱榮矣哉其規置澶州樓堞易壞爲成雄彊聲實此亦非人意計所不及特郡守之忠不逮肅之姑緩置之耳弟承之爲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

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史稱肅之誨道承之能自樹立又可謂友恭也已

韓琦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將作監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

臣按琦相三朝立二帝有宋社稷之臣科名甚高乃滯卑瑣在筦庫則言筦庫此孔子之爲委吏乘田亦必稱其職者也夫忠臣之事君也惟其所使豈徒以處之自若而人服其量哉

范純仁擢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

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再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衞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衞。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于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時旱久不雨。純仁集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臣按純仁之葬也。御書碑額云。世濟忠直。其遺表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

臣觀其以父兄之養故。不苟於祿位。而襄城襄邑之治。行則並朝之大節。始基之矣。蓋自布衣以至宰相。率此資父事君之心也。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吏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

唐介。擢第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沈丘。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服以去。

臣按抃介。皆剛正大臣。名位顯赫。然其能聲。已著於爲小吏之日也。故夫爲士碌碌。而後致於卿大夫之地。能卓然自立者。少矣。

沈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

臣按起能興其縣之利。爲天子撫循百姓。忠之屬也。本以父疾。棄官被劾。顧得遷用。宜其資以事君者歟。

鄧肅少警敏能文。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入大學。所與遊。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主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

臣按史稱朱弁張邵洪皓奉使全節。高宗亦謂皓蘇武不能過。然三人者皆假大官

以行而肅被命不過寺簿而已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肅也有焉

虞允文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斂之弊上嘉納之

臣按允文出入將相忠勤無二采石之功轉危爲安要其任重致遠之器早見於召對數語史著其篤孝其資以事君大本立矣

李燾甫弱冠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置之理豪强斂跡

臣按燾之在雙流蓋以教孝爲先務者也

燾耻爲王氏學著長編一書其他著述甚

衆。反正議十四篇。出於弱冠之筆。豈非霜松雪柏之姿。其始固已異於凡卉者耶。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宴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

臣按衡。家學淵源。本於程子。其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其道。其樸忠蓋由學力也。登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去官。溧陽之政。信於民。寇果至。自足與守。故人且送孥。而已獨移家也。民心已安。境內無盜。職斯之故。夫爲吏。其平時非有德澤。下究於民。而臨事又不能以身任之。鮮不敗矣。聲實既喪於卑微。而欲收桑榆於

貴顯之日。又曷有是理哉。

孔宗旦。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卽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

臣按曾鞏與孫司封書云。凡宗旦之於珙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至不可勝數。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一善。固不可以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況陳珙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若宗旦者。全親以成孝。授命以成忠。兩得之矣。

程顥舉進士。調上元主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

四十年。彼借居者幾何。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地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某月。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歲。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時親至。名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

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顥遇事優爲其爲政盡以眞儒而出善治也其教人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常病世之學者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此大學之道所以自格物致知而治國平天下者也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未得行其道也臣獨以爲顥有父母之愛於其縣之人其爲吾君致其撫循之意以盡司牧者之所得爲者聖賢固未嘗以秩卑祿薄而少或不盡心於是也

張載爲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

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

臣按載。平生之精蘊在西銘一書。以西銘之理。舉而措之。則參軍縣令雖小官豈無所可施其尊高年。慈孤幼。民胞物與之度量乎。使事君者率是心。其必能與人爲善矣。載弟戩。常爲閬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慈幼。與雲巖之政相似。蓋以兄爲師法也。

劉子翬。遏判興化。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臣按劉子翬。官無貴仕。年僅中壽。然其制行孝友。君子也。未服戎事。而備禦畫策。如素習之者。由其忠誠所著。自能暗合者矣。

子翬嘗以易不遠復之義告朱熹。蓋其見道最早云。

陸九齡。登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有法。寇雖不至。郡縣倚以爲重。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臣按九齡以繼母憂去。興國服除。調全州教授。未得上官。卒。蓋以士終也。於其主義社見不辭難避患之美焉。而興國之士。且服其教也。士死曰不祿。其九齡之謂乎。

徐積。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禀。中年有瞎疾。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元祐初。近臣言積事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州司法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

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聞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嶽廟卒賜謚節孝

臣按積在卓行傳然其不出戶而知天下蓋非無志於四方者升堂之訓教人以爲君子其言有味哉天官爲教授斯其稱職

効忠豈復有大於教人爲君子者其於嶺表之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尚能歷歷言之所資乎敬以事君者其才又未可測也當時之知積者蓋淺矣

吳淵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至官

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寃。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置制使。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

臣按史論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累。然其始何以能平反九郡之寃訟也。亦豈以嚴酷勝任乎。其事親也。生必稟命。死則致哀。誠哉其大節固在於此。事君庶乎其可也。

元廉希憲。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盜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語。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絶。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

世祖嘉之。目爲廉孟子。從子惠山海牙。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衞。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剌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卽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名入史館。

臣按廉氏。可謂以忠孝世其家矣。希憲以入侍受知世祖。而惠山海牙。固辭宿衞。欲以科第進。世教所尚。士亦以是爲榮也。希憲自比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尚矣。惠山海牙之於經術。當亦有得於家學者乎。其歷官治行。故有可稱也。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業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

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
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本讀數
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
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言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
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
且於大都弘闡國學學政無弊而天下之材亦
皆觀感而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
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
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命諸老
先生商議條奏施行書奏帝覽之喜太平居服
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
人多所薦拔以天下之重自任每侍燕閒必陳
說古今治要世祖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
此以見朕也

臣按木性既篤孝敦尚廉潔師事大儒淵
源濂洛建學一疏即生平所設施本於是
矣其忠悃始終無瑕攜白璧以見先君於

地下。又何愧焉。子孌孌。幼隷國學。其正心修身之要。亦得諸許衡。及其父兄家傳。嘗折一達官不愛儒者。曰。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家國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旨哉言乎。

劉容。幼穎悟。喜讀書。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於東宮。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即詣國子祭酒許衡。衡亦與進之。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問容知吏事。名至。命權中書省掾。事畢。復前職。以忠直稱。十五年。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頗受送遺。歸賂權貴。可立致榮寵。容曰。剝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臣按劉容以讒見疎。官不甚達。其不肯剝民以賂遺權貴。此其得於許衡之學。爲有本哉。知其忠直。而不致於大位。爲可惜也。

董文炳以父任爲棗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
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
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
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饉而徵斂日暴民
不聊生文炳以私穀千石與縣縣得以寛前令
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數倍縣以
民蠶麥償之文炳曰吾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
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
家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

漸還數年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
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戸數衆以
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我所甘心民亦有不
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
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
炳嘗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
令顧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
不予或讒之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
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臣按董文炳以忠勤致高位預大政領機務其卒也還葬槀城亦猶朱邑之於桐鄉也豈生平政績舉不如其治縣時乎夫其始仕之所盡心於是而因以發聞者也李德輝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憲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孛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之本基於此矣

臣按德輝威信行於西南而慈惠著於守相其治獄用兵所全活人者多矣其亦親其親以及於人之意出乎其性又有得於學也夫理財賦調軍食亦必以愛人爲本所以從宜設法亦不忍吾民之丁男老弱胥斃於水漕陸挽之奔命也不然而兵民

交困。何以規進取哉。故稱德輝之忠者。必以是爲先矣。

張養浩。字希孟。幼有義行。嘗出。遇人有遺楮幣於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遊京師。獻書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無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置之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

臣按養浩篤行君子。樸直敢言。其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

之曰。諸君但思報効。奚勞謝爲。此其用意。合於古之大臣。以人事君者也。英宗初叅議中書省事。後以父老。棄官養。迄終父喪。累以美官名。皆不起。及拜關中之命。登車就道。慨然有已饑已溺之心。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原始要終。而後知堂邑之政。威愛各當其可者。其誠亦足以感人矣。

王結。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入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辯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充宿衞。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仁宗嘉納焉。

臣按史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稱其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觀其所上時政入事信非根極於性命道德之蘊不能爲是言其入侍潛邸輔導獻納其卽八事之首務乎其他措諸事業者蓋猶未竟其蘊也

張起巖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眞縣尹吾屬何患焉

歐陽元爲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元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馭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大淸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役

橫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臣按起巖元皆發聞於延祐設科取士之始皆以文章道學爲一時所宗然其始仕之時受牧民之寄聰明忠愛又可謂循吏哉古之命爲士蓋任事之稱而四十始仕亦謂使之治官府煩瑣之事以試其才之堪與否耳今以百里之地擬於古之諸侯以付之一書生而少年高科者且鄙不屑爲汲汲乎其思欲去而官於朝也又未知其文章道學果何如夫懷忠欲盡者必不爾矣

余闕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遊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焉

臣按闕以行省參知政事守安慶至正十

八年正月丙午。城陷。死之。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俱死者以千計。其知名十有八人。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爲第一。初闕死。賊義之。求其屍。具棺斂葬於西門之外。明太祖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有司歲時致祭。先是或欲挽闕入翰林者。闕以國步艱難。辭不往。其許國之忠。蓋素定也。惟闕不肯阿權貴。可以審其能死患難。苟依託勢要。挽之即前。則其屈膝稽首。失身喪節。以偷生苟得者。豈顧問哉。

月魯不花。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受業於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浙江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

臣按月魯不花。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

張士誠。據浙西僭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其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櫃中。蔽以稾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廉訪使。浮海北而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肯爲賊拜耶。遂遇害。遇害時。猶麾家奴那海剌殺首賊。次于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八十餘人。蓋其少受業於韓明善。故爲有本之學。不徒以文辭取科第。其爲縣首以建學崇儒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其必死而得死所。非激於一時之意氣然也。謚曰忠肅。蓋與余闕爭烈。又不愧於同年登第矣。

以上事君忠

孝經衍義卷九十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